

做“老实人”的好处

□ 江舟

唐穆宗时期，牛僧孺有一段时间担任户部侍郎。一天，牛僧孺正在办公，唐穆宗的贴身宦官急匆匆地赶过来找到牛侍郎，说：“皇上有要事召见你，你赶紧去面见皇上吧。”牛僧孺心想：“除了在朝廷上议事，平时和皇上没有什么交集啊，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，也是找户部尚书才是。是不是自己惹麻烦了？”心中忐忑不安的牛僧孺见到唐穆宗后，赶紧跪下磕头，给皇上请安。唐穆宗坐在龙椅上，看着牛僧孺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当年宣武节度使韩弘和儿子韩公武是不是向你行贿过？”牛僧孺一听，紧张得汗都流下来了，他赶紧回复皇上：“韩弘父子当年确实几次向臣行贿，但是我一个子都没有拿，全都拒绝了。”唐穆宗用眼睛盯着牛僧孺，继续问：“爱卿可否发誓？”牛僧孺赶紧对天发誓：“臣向皇上所说的句句是实话。如果有假话，任凭皇上发落。”唐穆宗突然大笑起来，让牛僧孺平身说话，然后告诉牛僧孺召见他的缘由。原来，唐穆宗最近见到宣武节度使韩弘和儿子韩公武的一本账本，上面记载着当



年他们父子为了堵人口舌而行贿的官员名单。据账本记载，满朝文武中，唯独在牛僧孺的名字旁边有红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某年某月，送牛侍郎钱物若干，牛侍郎不受。”这使得唐穆宗不由对牛僧孺刮目相看。唐穆宗最后对牛僧孺说：“当年，韩氏父子权倾朝野，但是爱卿坚决拒贿，难能可贵啊。正好现在宰相空缺，我看，你就担任宰相，做我的左膀右臂吧。”听完唐穆宗这番话，牛僧孺以为自己活在梦中。拒收韩氏父子的贿赂，却让自己当上了宰相，连升三级啊。牛僧孺赶紧跪拜谢恩。

唐宣宗喜欢带着大臣游猎，并且在游猎的过程中喜欢乔装打扮微服私访。公元855年，宣宗微服私访到了醴泉县一个农村，看见几十个农民聚集在一个祠堂里讨论什么事情。宣宗觉得好奇，就上前去询问缘故。乡村的农民七嘴八舌地回答说：“我们醴泉县的县令李君爽真是一个好官，不贪不送，勤政爱民，政绩突出。听说他县令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，任期一到就要罢官回家。我们真舍

不得他走，希望他能留下来。所以一起到祠堂敬拜祖先，希望祖先有灵，使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。”唐宣宗听到老百姓的议论，就把李君爽的名字记在心里。没多久，正好怀州刺史的职位空缺，唐宣宗没有多想，亲自手写诏书，任命李君爽为怀州刺史。皇帝亲自写诏书任命官员，开了先河啊，这让宰相和吏部官员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弄不明白李君爽和皇上是什么关系。县令李君爽本人也心里没底，心想自己不跑官不要官，怎么会突然升迁呢？直到李君爽到京城向宣宗当面谢恩时，唐宣宗才把原因告诉他。

现代社会，有很多人认为做老实人吃亏。但是翻开历史这本厚重的大书，我们可以发现：不随波逐流的正直的老实人，有时候是孤独的，但是往往又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的正直品格最终会得到历史的肯定。“栖守道德者，寂寞一时；依阿权贵者，凄凉万古。”《菜根谭》里面这句话，就是对那些秉持道德操守之人最好的人生诠释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社会

最好的样子

□ 肖遥

岩井俊二导演的电影《你好，之华》里有句台词：“愿你活成最好的样子。”

之南的故事其实在有意无意地追问：那些学生时代令人难忘的“女神”，后来有没有活成“最好的样子”？

未必。甚至有可能青春期就已经是她们的人生巅峰期，她们是朴树歌里的“那些花儿”，是贾宝玉眼中大观园里的姐姐妹妹们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这些美丽又脆弱的生命后来经历的是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；明媚鲜妍能几时，一朝漂泊难寻觅”。

这个过程，如同村上春树所说：“不管是樱、萤或枫，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失去它的美丽。我们为了目击那一瞬的光彩，路途再远也愿意前往。那里存在的不只是纯粹的美丽，人们亲眼确认它们失去小小的光芒，看到鲜艳的色彩在眼前凋零，会不自觉地松一口气。当目睹一场美丽的盛宴消逝时，反而能找到安心感。”

这正是日式审美中所谓的“物哀”，正如随风飘舞的樱花花瓣带给人的感伤和哀愁。一阵清风吹过，花瓣无声飘落，面对这种“雾月难逢，彩云易散”的悲哀，即便内心已经汹涌如海，表面上也只是云淡风轻，将之化成一种对命运的接受乃至品味，哪怕是面对生离死别。

关于分手、离别、失败等生命不可承受之绝望，物哀式的审美提供了一个视角：化悲痛为力量，就是将自己充分地沉浸到人间烟火中去。比如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，会不厌其烦地出现食物——《步履不停》的家庭聚餐，《海街日记》中奶奶酿的梅子酒。同样受伤，“吃货”更容易恢复元气。就像苏轼被贬到“天涯海角”，惊叹于生蚝“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”，很快忘了自己身陷绝地之苦、政治生命面临终结之痛，并一本正经地修书给儿子，让他千万不要公开生蚝的秘密，担心被朝中士大夫知道了，会跑到海南来跟他抢——真可谓“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吃喝玩乐又一年”。

除了美食，琐事为何能够治愈我们？当非常投入地准备一份早餐或打扫一间院子，体会每个动作和细节，把其中的感受无限拉长，就像把视频以四分之一的速度播放的时候，给人的感受就完全变了——电影镜头里，伴随着音乐和簌簌落下的缓慢的雪花或旋转的落叶，男主和女主说好了谁也不回头，各自走向再也没有对方的未来。即便是失恋和分手，因为放慢了节奏，拉长了过程，并不急于奔向一个终点，也会变得浪漫起来。

话说回来，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样子？在人群熙攘之处，心中不免寂寥：我们仿佛永远也达不到别人眼里“最好的样子”——不如姐姐美，不如妹妹萌，比不上哥哥一家人和美幸福，也比不上弟弟放浪不羁、活出自我的，甚至不如从前的自己无知无畏、精气十足……日式审美告诉我们，“最好的样子”其实就是当下的经历：一箪食、一瓢饮，一种心动、一场付出，和别人无关，只和眼下的选择和承受有关。

哪怕我们终将坠落，像落叶、落花、落雪，在兜兜转转、纷纷扬扬的那一瞬间，也可以是最好的样子。

——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点滴

不能多写一个字

□ 侯美玲

有一年，朋友去拜访周有光，看到了放在桌上的几页《语文闲谈》草稿。最初的一份有四百余字，且删改了很多处；第二份有二百字左右，亦有删改的痕迹；到第三份，就只剩下几十个字了。

朋友读完，评价道：“行文短小，通篇没有废话。结尾戛然而止，看似很突兀，细细品来，却意味深长。”他笑着问：“一篇文章删去多半，不觉得可惜吗？”周老微笑回答：“不可惜，要说的事情已经全部交代清楚，再多说一个字也显多余。”朋友说：“如此一来，稿费便少了许多！”周老正色道：“那也不能多写一个字！”

——摘自《今日文摘》



提笔

□ 朱天文

如果那也算创作——四岁时一个暑夜，妈妈抱我在门前看星星，见天空划过一道流星，我说：“星星多么美丽地滚下来。”可以想见当时的妈妈会如何惊诧且觉好笑呢，以至于二十年后的现在，她仍屡屡向朋友们提起。

家里有小孩的人都知道，其实三五岁的儿童哪一个不是天才。我有位朋友做早点煎蛋，不小心蛋黄流了出来，她叫了声：“糟糕，破了！”她读幼儿园的儿子在旁说：“没关系，妈咪，我们把它补好。”又有位朋友的侄女告诉我：“鱼缸里两条小花鱼，这条是男鱼，那条是女鱼。”还认真地说，“因为女鱼穿着裙子呀。”并指出女鱼眼睛上有两弯细眉毛。每每被这些小天才惊得张口结舌，就想自己也生一个孩子，只要把孩子的一句句话记录下来，就够出一本好书了。所以我素来对婴儿与儿童手足无措，好像他们是面魔法镜，照出我这个庞然蠢物。

记得有一回，那是初春太阳煦煦的午后，家家在院里晒被褥，隔邻门口一辆红色推车里放着个女娃娃，玉琢琢一团粉人儿，一会儿舞拳，一会儿踢脚，一会儿又笑，简直没有半刻停歇，每一寸都是绝对灵动的。她的眼睛令人羡慕极了，眼白透着澄净的瓷蓝，是婴儿的眼睛中才有的那种蓝。我看着看着却惆怅起来，心想这一

刻怎么也无法永远留住，她自己也永远不会知道。相片留下来的当然不能算，最终是唯我看到、知道，而且可预见，她一天天长大，一位天才于焉陨没，终无人知。

生活中，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时刻，想留留不住，像京戏里紧锣密鼓砰锵一停、亮相，像抽刀断水——水更流。我非常悲哀地发现，对于稍纵即逝的瞬间，除了提笔，几乎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留住。若有所谓的写作动机，或许我为的就是这个。

常言道，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读到庾信《春赋》中的一句“影来池里，花落衫中”，眼前一亮，始觉赤子之心竟就是这样，与人与物毫无一点隔膜——喊山山响，叫水水应，众生百相如影来池中，兜兜拢拢落花又一身，原来都是自家人、自家事，多么热闹痛快啊。《史记》中描述刘邦“仁而爱人”，司马迁自己亦被批评为“多爱不忍”。果然没有一部历史像《史记》这样写游侠、刺客、酷吏，写得这样好看而具有文学性。我从来不相信以仇愤或压迫的情绪可以写出好文章，便连若干人喜欢讲的救赎感或忧患意识，恐怕都嫌造作。对生命的喜悦，以及对物质世界的喜悦，就是这样的赤子之心，不但能在创作上成为不竭的源泉，而且使人在惊涛骇浪中亦能不忧、不惧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等和耐心不一样

□ 吴淡如

我们常把等和耐心混为一谈。其实聪明人懂得，什么时候该有耐心，什么事则不能等。

可以用努力改变的事情不能等，不能用努力改变的事情要有耐心；该做的事不能等，对结果却要有耐心；人生目标不能等，对人性却要有耐心。等和耐心不一样。在我看来，成功的人多半知轻重、有条理，会把许多事情放在不同的抽屉里。理出头绪是一种基本智慧，分门别类是一种哲学。在人生混乱时，最不能等，越等越会使人陷入混乱。

——摘自《公务员文萃》

